

# 接受美学视域下巴蜀乡土文学中的方言英译方法研究 ——以颜歌小说《白马》英译为例

凌巧 王森

成都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1844

**摘要:** 鲜明的地域特色构成了巴蜀乡土文学的“世界性”, 其在巴蜀方言的“麻辣性”既是其特点, 也是外译难点。本文试图从接受美学的角度, 分析韩斌在颜歌的《白马》一文中的翻译方法。韩斌主要使用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翻译方法、淡化译法、套译法对文中的方言进行翻译处理, 注重将作品的视野与读者的期待视野相融合, 着重将读者的接受度纳入考量进行翻译处理, 为提高巴蜀文学在海外的接受提供了良好借鉴。

**关键词:** 《白马》; 颜歌; 接受美学; 巴蜀方言; 韩斌

## On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of Dialects in Bashu Local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A Cas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Yan Ge's Novel White Horse

Ling, Qiao Wang, Miao

Chengdu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844, China

**Abstract:** The distinctiv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constitute the “worldliness” of Bashu local literature, and the “spiciness” of Bashu dialects is both a feature and a challenge in transl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Nicky Harman's translation methods in Yan Ge's *White Ho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Nicky Harman primarily employs a combination of literal and free translation methods, dilution translation, and calque translation to handle the dialects in the text. He focuses on integrating the horizon of the work with the horizon of the reader's expectations, and particularly takes into account the readers' acceptance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providing a good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acceptance of Bashu literature overseas.

**Keywords:** *White Horse*; Yan Ge; Reception aesthetics; Bashu dialect; Nicky Harman

DOI: 10.62639/sspsstr40.20240103

### 引言

从周作人提出“乡土文学”这一概念伊始, 中国的乡土文学至今已发展逾百年。他认为乡土艺术应有“土气息, 泥滋味”, 一部作品应具有“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sup>[1]</sup>。乡土文学的另一推介者之一茅盾引入了“乡土小说”这一概念, 并将之定义为“叙述乡村人生, 以乡村风物为背景, 并用各乡方言为书中人物之口语者, 曰乡土小说”<sup>[2]</sup>。由此可见, 乡情、乡事、乡音为乡土文学不可缺少的部分, 构成了乡土文学的地方性与个性。

巴蜀乡土文学作为中国乡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催生了诸如李劫人、沙汀、艾芜、罗淑、周文、王余杞、沙鸥、巴金、颜歌等一大批以四川方言入文的川籍作家, 巴言蜀语的“幽默、麻辣”也成为巴蜀乡土文学引人注目的一大特色。学界对巴蜀乡土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形式与艺术特色(张瑞英, 2007; 向荣, 2010; 李怡, 1996)、历史背景与文化内涵(杨义, 2013; 田耘, 1993)、作家作品

研究(邓经武, 1994; 郝明工, 2007; 陶德宗, 2008)、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沈穷竹, 2016; 杨义, 2010)这四个方。学界主要从上述四个方面梳理了巴蜀乡土文学的发展脉络, 明确了其文学独特性, 肯定了巴蜀乡土文学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提及乡土文学, 周作人曾说:“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 而不相冲突, 合成和谐的全体, 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sup>[3]</sup>。巴蜀文学因其独特地“川味”而具有天然的“世界性”文学价值, 巴蜀文学要“走出去”, 离不开巴蜀乡土文学的外译与传播。目前学界对巴蜀乡土文学外译研究著笔不多, 主要包括巴蜀文学作品外译现状研究(窦璐, 2023)、巴蜀方言文学外译研究(钟璇, 2022; 余婉馨, 2022)、川剧及四川民俗文化外译(陈哲敏、解庆锋, 2015; 陈哲敏, 2015)、巴蜀乡土文学翻译实践报告(陈乐雅, 2022; 温家红, 2022)。从接受美学入手, 对巴蜀方言英译研究目前还尚未涉及, 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稿件编号: SSTR-24-3-F005)

**作者简介:** 凌巧(1988-), 女, 汉族, 硕士, 成都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 广元蜀道文化研究中心 2024 年科研课题: “蜀道非遗文化对外译介策略研究”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 SDZX24YB005)。

## 一、颜歌及其作品《白马》

### (一) 关于颜歌

颜歌出生于四川成都,作为川籍80后作家的佼佼者,她将四川方言和巴蜀文化元素融入到小说创作之中,陆续出版了《异兽志》、《五月女王》、《平乐镇伤心故事集》、《我们家》等一系列巴蜀乡土文学,获得了《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潜力新人等奖项。她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韩文,匈牙利文等出版。2015年5月15日,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主办的见面会上,提到用四川话写作的原因,颜歌说:“不是为了把门关起来只让四川的人或者是会四川话的人看,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丰富语言本身的内涵和丰富性。”

### (二) 关于《白马》

《白马》作为《平乐镇伤心故事集》的第一部,讲述了一个四川女孩的成长故事。小说中的四川方言运用,为《白马》赋予了一种独特的川味儿。2018年《白马》被选为英国中学中文课推荐教材。2019年,著名翻译家、汉学家韩斌(Nicky Harman)将《白马》(White Horse)翻译成英文版并由HopeRoad出版发行。2020年该英文版入围了华威女性翻译文学奖。同时,《白马》英文版也得到了颜歌本人的高度认可。因此,《白马》英文版作为一部既获得原文作者本人认可,又在英语世界获得读者较为广泛接受的巴蜀乡土文学小说,为研究巴蜀文学的外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样本。

## 二、接受美学翻译理论概述

1967年姚斯(Robert Jauss)发表《研究文学史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宣告了接受美学的诞生,随后伊泽尔(Iser)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一步对接受美学进行阐释。接受美学将翻译研究框架从“原文—译者—译文”扩展为“原作者—原文—译者—译文—读者”<sup>[4]</sup>,认为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只有当读者的期待视野与作品的视野相融合时,才能完美地实现译文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审美接受。所谓“期待视野”是指“读者在阅读理解之前对作品显现方式的定向期待,这种期待有相对确定的界域,此界域圈定了理解可能的限度<sup>[5]</sup>。”也即是说,读者本身的用语习惯、知识背景、审美情趣、认知高度、生活经验等会让读者在阅读开始前,对作品形成潜意识的期待,这种期待也会贯穿整个阅读过程,只有当作品符合读者的这种期待时,作品才能被读者所接受。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不仅要关注作品本身,还要将目光扩展到读者的“期待视野”,在进行翻译选择的时候,尽力将作品视野与读者的“期待视野”进行融合,由此能够提高译作在读者中的接受程度,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

巴蜀乡土文学中方言的运用,为巴蜀文学

作品赋与了鲜活的地域特色,但同时它也成为巴蜀文学的外译与接受的难点。《白马》英译版受到英语世界读者的广泛喜欢,韩斌在《白马》英译中对四川方言的翻译处理也为提高巴蜀文学外译的接受效果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 三、《白马》中的方言英译策略

对于方言翻译,以前的译文多采用方言对译法,即用目标语中具有相同意义的方言表达方式替换源语中的方言表达方式。2023年4月7日,“东西问”客户端发表了《对话英国汉学家韩斌:如何借方言之桥,让海外读者爱上中国当代文学?》一文,在访谈中,韩斌提到,在方言翻译中,“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渗透出的文化内涵”,在翻译中“不太可能把中文方言直接替换成英文方言”,因为这“会让那些人物看上去像是英国人而不是中国人。这会对读者造成困扰”。因此在翻译的时候应当尽可能“捕捉原作者的写作风格”通过对不同地区语言风格的翻译,让读者产生更直观的感受。

### (一) 直译法与意译法相结合

翻译的预期功能一方面是传达文化意义、促进文化交流,另一方面是最大可能地缩小源文本视野和目标文本读者的期待视野的差异,因此在翻译中,韩斌一方面使用直译尽量保留原文中的地域特色,另一方面对于直译让人费解的内容,他选择使用意译,缩小视野差异,尽量满足读者的理解能力。

例1:我们两个过了南门菜市场,姨妈一路上跟人打招呼:“陈三哥,今天吃鱼啊?”“朱四伯,又吃藤藤菜啊?”“李大姐,伙食开得好哦。”

韩译: We went through the South Gate market and my aunt always had plenty of people to exchange greetings with, “Hello Chen, fish for dinner today, is it?” “Mr Zhu, are you having water spinach again?” “Doing good business today, Mrs Li?”

例1中所描述的场景是四川地区市井生活的常见一幕,“以吃论交”本就是四川生活的日常,对话发生地是菜市场附近,这种打招呼的方试就更是顺理成章。韩译使用直译法,将“吃鱼”和“吃藤藤菜”,译为“fish for dinner”、“having water spinach”,保留了原文的意象。而“伙食开得好哦”这一典型的川话方言招呼语,在四川话中,字面意思是“吃得丰盛”,暗指“生活富足、事业顺利”,即是招呼用语,也是一种恭维性语言。如只考虑字面意思,译为“have a lavish meal”,不能让读者体会到这一词的恭维之意。韩译关照到了这一词背后的社交属性,将其意译为“doing good business”这一短语,意出了方言背后的文化涵义,“姨妈”泼辣乐观,爱交朋友的性格跃然纸上。

例2. 姨妈跟我说:“张晴这个女子最近不

知道咋了, 妖精十八怪的! 过个年一天到黑朝外头跑, 云云, 你知道她咋了?”

韩译: Auntie said to me, “Zhang Qing has gone so strange recently. She’s off out every evening. Do you know what’s up with her, Yun Yun?”

文中表姐瞒着父母谈恋爱了, 因此变得爱打扮了, 姨妈发现了表姐这一变化, 所以用了“妖精十八怪的”这一略带贬意的词, 表达对作为学生的表姐这一行为的不赞同。“妖精十八怪的”, 作为川话中的形容词, 如果按字面意思直译应当译为“wicked”或“bogey-like”, 即“精怪的”。这两个词带了较大恶意, 作为母亲对子女的评价采用“wicked”或“bogey-like”这两个词, 会让读者感觉到较大恶意, 而无法体会这一词背后姨妈对表姐的关心。韩斌关注到了这一词语在这一场景中真实情感, 将这一词意译为“strange”一词, 表明了姨妈的不赞同和不理解, 但不至于让读者感觉到不适, 易于接受。“一天到黑”也是常用川话, 既可以指“从早到晚、一整天”也可以指“一到了晚上”, 结合上下文, 韩斌采用了第二种含义, 进行了直译。

### (二) 淡化译法

在《白马》一文的方言翻译中, 遇到一些非常典型的四川话表达, 尤其是四字表达的时候, 韩斌也常用采用淡化译法, 淡化不影响原文意思的方言表达。

例 3. 她走进来, 黑着脸, 说: “你一天到黑才精灵的!”

韩译: She came in, looking like a thundercloud, “You’re so crafty!” she said.

作者用“黑着脸”形容姨妈脸色阴沉, 韩斌用“looking like a thundercloud”这一常见的英文俚语进行翻译, 英文读者迅速能够感受到姨妈的态度。“精灵”一词, 在四川话中, 字面意思是“聪明”, 但文化含义上往往略带调侃之意, 有“小聪明、狡猾”之意。因此此处并未译为“clever”而使用“crafty”, 让读者很好地理解到这种调侃意味。“一天到黑”作为川话常见形容词, 是对“精灵”一词的增强, 即“你从早到晚都精灵”。韩斌用“so”进行淡化翻译, 避免了使用“from morning till night”, 更符合原文的含义。

例 4. 我爸就一惊一咋地抱着我, 鸡叫鹅叫地喊: “云云! 你说话了! 你说话了!”

韩译: Dad gave a start of surprise and hugged me, exclaiming, “Yun Yun! You’re talking again!”

文中, 因为受到了刺激, 我出现了情绪问题, 很长时间不说话, 爸爸对此非常担心。这一天, 我突然说话了, 于是有了上文。“鸡叫鹅叫”在四川话里面是非常喧闹、不文雅的场面形容词, 但在这里, 是以“丑景”展现出了父亲对我先前的担忧, 此时顾不得体面的心情。如果

翻译为“a cacophony of voices”或“bedlam of cackles and quacks”, 看似字面意思对应, 但反而弱化了父爱, 强化了丑景, 让读者不适。基于此, 韩斌采用了一个简单的“exclaiming”, 融合了读者的期待视野, 淡化丑而突出爱。

### (三) 套译法

例 5. 姨妈翻着白眼, 哀生叹气地说: “她要改就对了, 每天做起个鬼眉鬼眼的样子也不知道要给哪个看! 反正不对你就给我打就是了!”

韩译: My auntie gave a despairing sigh, “If only she would! But she goes around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looking like the devil’s got into her. Anyway, if she cheeks you, you have my permission to give her a beating.”

这是文中姨妈发现了表姐的早恋和叛逆, 无可奈何只能为表姐办理转学, 在与表姐的新班主任交涉时, 姨妈的话。“哀生叹气”在四川话语境中表达一种对生活境遇不满但又无法改变的无力感, 韩斌将其直译为“gave a despairing sigh”, 保留了方言意义。“鬼眉鬼眼”字面意思是指人的面部表情狡猾、不诚实或带有欺骗性, 但在这句话里面, 表达的是姨妈对女儿进入青春期后突然的叛逆、早恋的不赞同的无可奈何的情绪。“the devil’s get into sb.”作为英文俚语, 意即“魔鬼进入了某人”, 但实际上是比喻某人的行为像被魔鬼附身一样, 变得不可理喻或难以控制。此处韩斌采用套译法, 用这一英语俚语翻译“鬼眉鬼眼”, 将读者的“期待视野”与作品的视野进行了很好的融合, 让人拍案叫绝。

例 6. —“你这几天每天在外头干啥子啊?” 果然, 姨妈问了。

—“学, 学习啊。”姐姐说。

—“爬噢!” 姨妈把砧板上的肉都搽到盘子里了, 又忍不住拿了一片起来吃。

韩译: Sure enough, my auntie asked her, “Where have you been? You’ve been running around a lot these last few days.”

“I’ve been studying, just studying,” my cousin said.

“Nonsense!” My auntie piled the sausage slices in a bowl, sneaking another slice as she did so.

“爬噢”按字面意思应当译为“crawl”, 但是四川话语境中, “爬噢”一词表明说话人对所听到的内容的不信任, 不赞同之感。因此韩斌套用了英文原有表达“nonsense”表达姨妈对表姐“学习”这一回答的怀疑, 更符合上下文语境, 利于读者接受。

例 7. 他说: “……还有蒲昌硕你真的太凶了, 你还真的把我当瓜娃子! 老子的婆娘你还睡起瘾了?”

韩译: “...And you’re a brute, Pu Changshuo. You couldn’t keep your hands off

my woman, could you? You really made a fool of me.”

在文中的一次争吵中,姨父谈及我爸爸和姨妈之间的奸情,用了“把我当瓜娃子”“老子的婆娘你还睡起瘾了?”这样的表达,“瓜娃子”在四川话中就是“笨蛋,傻瓜”之意,韩斌套译了“make a fool of sb.”这一俚语表达,让读者立刻理解原文含义。“老子的婆娘你还睡起瘾了?”表面是问句,实则是警告,同时又是姨父无可奈何的摊牌。韩斌采用“keep your hands off my woman”这一英文中的习惯表达,让读者感受到了姨父的愤怒,而后面一句反意疑问句“could you?”又让读者感受到姨父的隐忍和无奈,达到了原文意义和语言风格的融合统一。

#### (四) 结论

在对《白马》(white horse)一文的翻译中,韩斌主要采用了意译法、淡化译法和套译法对文中典型的四川方言特征进行翻译和处理,尽力将读者的期待视野与作品的视野进行融合。在翻译中,韩斌不仅关照到了字面意思,更关注在特定情境下,文字的真实含义以及所附带的情绪的传达,尽力将作品视野与读者视野相融合,传达出巴蜀方言特征。但当两者冲突的时候,他会更关照读者的期待视野,满足读者的接受。他的翻译处理为提高巴蜀乡土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度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作用。

#### 参考文献:

- [1] 周作人. 谈龙集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2] 茅盾. 茅盾全集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 [3] 周作人. 周作人全集: 第二册 [M]. 中国台湾: 中国台湾蓝灯事业文化有限公司, 1992.
- [4] 姚斯·霍拉勃.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 [5]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6] 窦璐. 当代巴蜀文学作品外译研究: 现状与启示 [J]. 语言与文化研究, 2023, (06): 122-126.
- [7] 杨义. 中国文学地理中的巴蜀因素 [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01): 9-12.
- [8] 钟璇. 巴蜀方言文学外译与地域文化身份的构建——以《死水微澜》英译本为例 [J]. 语言与文化研究, 2022, (01): 231-239.